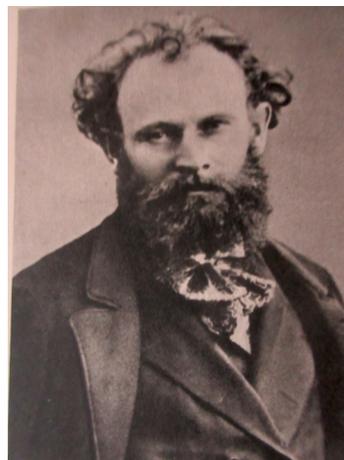


印象：马奈与莫奈

(一)

巴黎是个是非之地，会不会被唾沫星子淹死，看你的能耐。

马奈 1863 年的《草地上的午餐》和 1865 年的《奥林匹亚》成了公众人物，或者准确地说，成了公众笑柄。到他 1883 年去世，二十年中，他还是不断在参展，还是经常被拒，时而也有好评，但更多的是嘲讽和谩骂。1867 年，和库尔贝一样，他在年展旁边临时搭建了一个画廊自办画展。但和库尔贝跟“年展评委”公开叫板不同，作为法官的儿子，马奈更有风度，用小册子向公众解释：有时艺术就是让人惊讶甚至感到震惊的，但是慢慢的，你就能理解能接受了。但他的画廊依然门可罗雀，好不容易从老妈那儿弄来办画展的一万多法郎也打了水漂。



好在马奈也有些来头不小的支持者。当年“沙龙年展”如同中国的“八股考试”被一帮学院派老朽年复一年地玩在鼓掌之间，和现代生活严重脱节。所以诗人波德莱尔不断发声，呼吁艺术的“现代性”。马奈的画不啻是空谷足音，自然博得波德莱尔一阵喝彩。马拉美作为当时最前卫的象征派诗人盛赞《奥林匹亚》，称马奈的选材总是基于“即刻的影响”（influence of the moment），他无愧是当今的艺术领袖。



马奈《吹笛少年》（1866）

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天生是个搞政治的，越有争议他越来劲。作为左翼作家，左拉总是作为“正义的声音”出现在巴黎报端，1867 年左拉撰文力挺马奈：“他是我们的时代之子，一个真正的分析画家，坚持科学和观察”¹。不过，左拉用力过猛，有些跑偏，像《奥林匹亚》、《吹笛少年》没多少科学，倒有些日本艺术的影响。

刚出道不久的艺术评家杜莱（Theodore Duret）也力挺马奈，但话语中总要表现一下自己的高明。

“他是创新者，它具有罕见的对自然的独特观察，虽然他的画稍嫌粗糙”，马奈对批评家这点伎俩倒是心知肚明，并不介意，一直视杜莱为朋友，委以重托。

¹文中史料来自 Beth Archer Brombert 的马奈传记（1996, Little, Brown), Mary Tompkins Lewis 主编的《印象派与后印象派》文集（200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莫奈和印象主义的诞生》（Prestel, 2015) Pierre Courthion 的《马奈》（Harris N. Abrams), 以及其他文献。

巴黎人喜欢社交、聊天是出了名的，下午咖啡喝个几小时不在话下。没有那些酒吧咖啡座，巴黎人简直活不下去。马奈有个十一二人的圈子，里面有画家如雷诺阿、巴希尔，布丹，莫奈（塞尚有时也会出现），也有诗人和艺术批评家波德莱尔，小说家和政论家左拉，评论家、小说家杜郎迪（Duranty）等。他们在马奈的沙龙年展事件（1863—1865）后的十多年常常在巴黎的一个“杜布瓦”酒吧（Café Guerbois；后来搬到“新雅典”）聚会，讨论前卫的话题，包括文学艺术的创新。杜郎迪更是每天去“杜布瓦”泡吧。杜郎迪是个毒舌，喜欢来事。1870年他在报上对马奈的新作冷嘲热讽，用了羞辱的比喻，激怒了马奈，一日，马奈冲进“杜布瓦”对杜郎迪老拳相加，两人当场商定各持利剑一把择日决斗，地点选在一个僻静的森林里。是日，决斗双方准时到场，马奈的援方是左拉。第一回合就来真格的，两人的剑都折了，“毒舌”右胸受伤，左拉立马叫停决斗，两个对手算是扯平，握手言和。这场决斗不妨碍杜郎迪数年后在媒体上盛赞马奈“不断作出最大胆的创新”。法国人真是奇葩。

发小安东尼自然是马奈的铁杆粉丝，还有给马奈当过N次模特的“女闺蜜”贝丝莫里索也是马奈可以交心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围绕马奈的那些口水战嘎然而止。巴黎吃紧，马奈受征召，担任国民卫队的中尉，要说可以出口恶气了吧，结果他的顶头上司正是上校军衔的当红画家、沙龙评审梅索尼埃！生不逢时的马奈！

（二）

1866年的沙龙年展上，作为一位新人的首秀，出现了一幅令人瞩目的人物画《绿装女人》，简约的画风一如马奈，而且画者名字几乎一样：莫奈。马奈已经得了恶名，如今又来了个同类，批评者戏言：“好样的，莫奈；多谢了，马奈”。马奈不满拿他开算，为自己喊冤：“他[莫奈]倒是大获成功，而我身上满是他们砸的蕃茄”。

莫奈出生于巴黎，老爸是个发了财的批发商。和马奈一样，莫奈违背父亲旨意硬要从事绘画，后来又违背父亲意志跟自己的模特儿结了婚，父亲一气之下经济断供，不认这个儿子！莫奈小马奈八岁，在老派画家的Gleyre的画室学画，同门的有雷诺阿，巴希尔（Bazille）等年轻人。毕沙罗比马奈还年长，追随巴比松画派（柯罗、库尔贝）多年，如今与这些绘画新人走得很近。马奈在沙龙年展上屡遭恶评时，这些年轻画家却从马奈的自由现代的画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把马奈当成他们的领路人。



莫奈《绿装女人或卡弥尔》（1865）

作为后进，莫奈自然关注马奈的作品。马奈展出《草地上的午餐》的两年后（1865），莫奈如法炮制一幅巨幅同名画《草地上的午餐》，虽然因为工程巨大而未能参加沙龙年展。

《午餐》（1868 / 1869）是莫奈早期的人物画（见右下方），与马奈的《画室里的午餐》（1868）也有些渊源（见左下方）。马奈那幅正面靠着饭桌的年轻人，是由苏珊的儿子昂做的模特，旁边父亲模样的中年男人只顾自己抽烟。家里佣人则看着这一幕。相比之下，莫奈的家庭场景温馨很多，画中正是他的太太卡弥尔和儿子 Jean。两幅画都显示了写实的功底，在构图上十分用心。马奈的画更多寓意，似乎想表达一种父子关系的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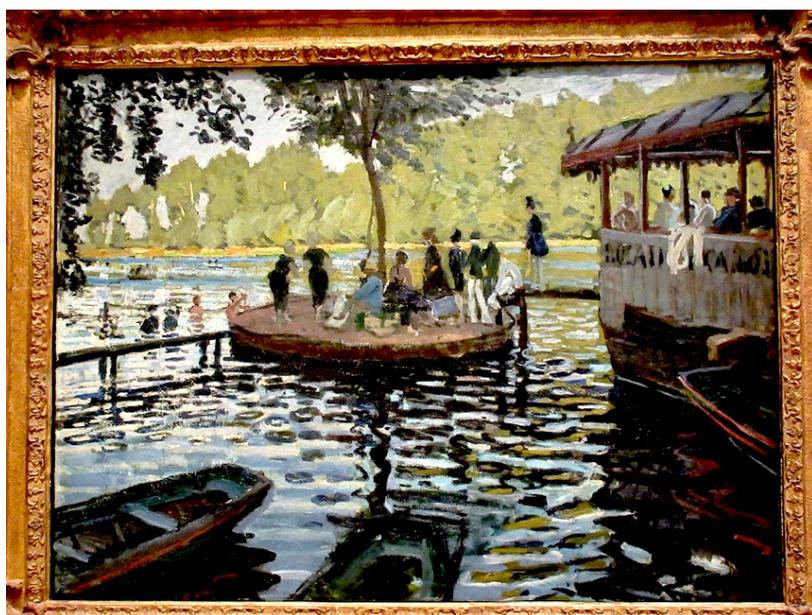


马奈《画室里的午餐》（1868）



莫奈《午餐》（1868）

但是，莫奈更擅长的是室外的风景画。在大量户外写生尝试后，莫奈的独特画风终于形成，这幅《水上餐厅》（La Grunouillère）具有标志性（下方）。对背景粗略的勾勒，通过颜料堆积的色块构成的反差对自然光（所谓 *plein air*）作独特呈现，动感和视觉冲击力十足，成为莫奈的招牌。莫奈从此不打底稿，不做草图，直接在野外“像小鸟歌唱一般即兴作画”，不亦乐乎。但是，好景不长，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奈携家人去英国避难。



莫奈《水上餐厅》
（La Grunouillère, 1869）

也正是印象派开始崭露头角的这个时期，莫奈夫妇生活十分拮据，陷于困顿。普法战争结束后莫奈从英国回巴黎，常向马奈借钱，少到几十法郎，多到上千，又常常拖欠。马奈作为富家子弟，并没有像莫奈那样失去父母支持，马奈还有自己的画室，因为这一点，莫奈的有些画放在马奈的画室里卖。马奈总是把莫奈的画放在最亮处，这样有客户来买画会第一眼就见到。有一回，莫奈急着用钱，找马奈帮忙卖画，买家可以随意挑，二十幅画打包卖，一百法郎一幅。今天看，莫奈给的岂止是白菜价，简直是送大礼！马奈先跟杜莱和几个富有的朋友商量，大家出 500 法郎，筹足莫奈需要的钱，把莫奈的画买下，就跟莫奈说成交了。后来未果，他又跟弟弟尤金商量，出资把莫奈的画买下来。马奈给尤金的信中说，莫奈这么好的画，居然卖不出去，真是荒谬之极。

如今莫奈和马奈的一幅画动辄千万美元，马奈是否也会觉得挺荒谬的。

（三）

1874 年，莫奈的《印象·日出》在雷诺阿等张罗的独立画展上展出。近看，如涂鸦般的用刷、点彩，随心所欲，厚厚的颜料层层叠叠的堆积；远观，瞬间成了一幅绝妙的日出印象：日出的红晕遍布在河面上，一束红光直射在过来，快速的笔触给人眩目的感觉。在马奈遭遇沙龙年展滑铁卢十年后，《印象·日出》标志着印象派的诞生。



马奈《印象·日出》（1872）

莫奈的同僚也加入了户外 plein air 作画的行列。雷诺阿，毕沙罗，西斯里，贝丝·莫里索（后来加盟的还有已经在画坛经营多年的德加）。一个评家看过莫奈的《日出》后不无鄙夷地称，这不过是“印象”。于是，印象派成为具有很高识别度的品牌，一发而不可收。



雷诺阿：温馨和浓烈的印象



毕沙罗：精致而诗意的印象

让印象派年轻人失望的是，这位马老师拒绝了这些印象派朋友的参加独立画展的邀请——马奈依然把“沙龙年展”作为主战场。这件事，毕沙罗对马奈耿耿于怀，他是印象派中唯一比马奈年长的画家。马奈去世后，毕沙罗还在唠叨，说马奈当年不加入印象派阵营，是因为他太功利，只想着在沙龙年展里出名，而当时的印象派在整个七十年代还是“负资产”，加入印象派会让人侧目，对他的事业不利。可马奈当时就坚称，他不是“印象派”。



莫奈《Argenteuil》（1874）



马奈《Argenteuil 的塞纳河畔》（1874）

那年，莫奈还是邀请马奈去巴黎附近的小镇 Argenteuil 小住（普法战争后莫奈把家安在那里），同被邀请的还有雷诺阿。莫奈的画出现后有人褒莫贬马，说马奈只会躲在画室里画室内的摆“pose”，画不了户外 plein air。于是，在莫奈家小住时，马奈画了上边那幅

莫奈风格的塞纳河，即是向莫奈致敬，也是堵批评家的臭嘴。可批评家哪是省油的灯，说塞纳河哪有这么蓝。

如果说莫奈是头大象，拖着印象派这辆大车义无反顾地前行，马奈则是头驢驴，他在沙龙年展上和和尊崇古典的学院派闹翻，但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马奈自有他的道理。莫奈 70 年代后几乎不再画人物画。而马奈的人物画，占了很大比例。两幅同名作品，莫奈着力捕捉的是火车站的蒸汽和烟雾（见右下）。马奈关注的则是人（见左下）。画中的女士依然是十年前为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做模特的 Victorine Meurent，只不过现在人到中年，已经拖儿带女。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背对着观众的女孩，她抓着铁栏杆望着下面火车缓缓行进，蒸汽升腾上来，她背上的硕大的蓝色蝴蝶结尤其醒目。是什么抓住了马奈的想象力？两代人的反差？青春的易逝？或许，就是那个蓝色蝴蝶结，一个永恒的幻像。



马奈《圣拉萨火车站》（1873）

莫奈《圣拉萨火车站》（1877）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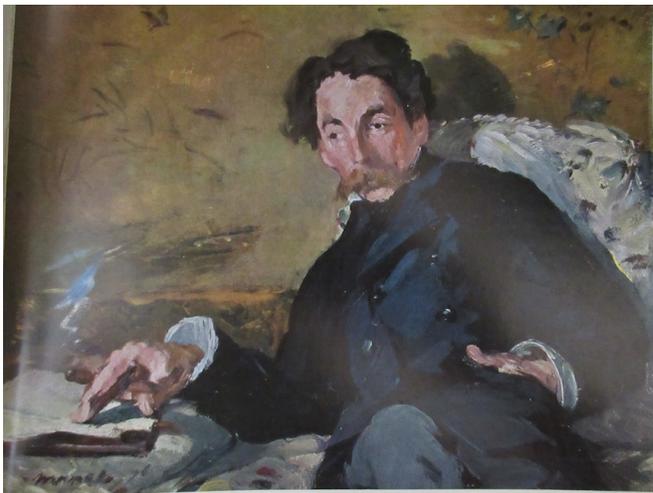
莫奈回忆说，“我是全身心投入了户外光线（plein air）……马奈并没有，他的画还是很古典，我还记得他对我刚开始这么画很不以为然”。马奈开风气之先，却未必赞同印象派。这种位置很奇特，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开启了量子物理的大门，等玻尔海森堡薛定谔提出了“量子纠缠”“测不准原理”时，他又不满意了，变得保守起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矛盾是决定论与概率论的矛盾，是物质测量的连续性问题。在马奈这边，是艺术的人文主义和艺术风格化的矛盾；马奈不认为一种画法，印象派或其他，可以代表艺术精神。马奈说：“一切和人性（humanity）相关，一切包含当代精神（contemporary spirit）都是有趣的，否则就毫无意义。”

如果说，莫奈是只刺猬，可以几十年画一样东西（如伦敦桥、睡莲），马奈就是只狐狸，嗅到好的味道他都想尝试。你说他印象派，他有时又非常写实，你说他写实，他又追求绘画的极简主义（如《奥林匹亚》和《吹笛少年》那种的色彩反差和轮廓分明的装饰性极强的风格），他不会像梅索尼埃或库尔贝那样很大心力在描摹细节上。他画巴黎的酒吧里

各色人等，但又不像图鲁斯-鲁特维克要在昏暗的灯光里画出人模鬼样。在马奈的家庭社会场景中，人物有一种近乎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表情（如《画室里的午餐》，《阳台》），马奈似乎想表达现代人之间关系的疏隔，一个现代主义艺术一再探索的主题。马奈的印象派朋友们（包括密友贝丝莫里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马奈却一直在路上。

狐狸有狐狸的难处。马奈对普鲁斯特的告白：“这些傻瓜！他们从来不忘记告诉我我〔的作品〕时好时坏：没有比这再好的恭维了。我的抱负正是不能停留在现有水平上，绝不重复自己，始终被一种新的东西激发灵感，尝试一种新的调子。弄个配方、如法炮制而赚取收入，与艺术有何干系？...要一步步往前走，哪怕试探性的一步，那是有担当的男人作为...我的情况是，我必须作整体的呈现，我求你了，别让我一幅一幅地展现给公众；这样会损害对我的评价”。

马奈有三个画界外的朋友，对他颇有影响：波德莱尔、左拉、马拉美。对三人的关系，马奈传记作者 Bronbert 有精彩的分析。波德莱尔是个喜欢奇装异服有时还要搞怪的嬉皮士、酒鬼，马奈是个讲究穿着和谈吐礼仪的雅皮士，不是一路人。左拉夸夸其谈，动辄“主义”，也不是马奈喜欢的。只有马拉美和马奈最投机，两人 1873 年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相当投缘。两个人住得又近，只隔了几条街，所以马拉美隔三差五地来马奈画室串门、聊天。



马奈《马拉美》（1876）

和马奈的激情、执拗不同，马拉美的谦和、低调与敏锐、思辨，对马奈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虽然马奈也非常睿智（quick wit），有艺术家的直觉，但在马拉美的谈吐里，有马奈欠缺的东西：马拉美的思想（intellect），这恰恰是马拉美吸引马奈的地方。马拉美是个诗人，又是个地道的巴黎知识分子，当过英语教师，翻译爱伦坡诗作，又受聘在大学任教。

趣味上，两人都远离浪漫主义，而拥抱更加都市化、个人化的审美趣味。马奈

骨子里是个都市人，喜欢泡吧。这使他和德拉克罗瓦和柯罗的或英雄主义或田园抒情相去甚远。同样，音乐上，马奈对苏珊喜欢的舒曼、瓦格纳不感冒，反而喜欢海顿巴赫那种古典风情，马奈假如晚生几十年，一定会喜欢爵士乐，喜欢格什温。马奈有出色的艺术直觉，对人的情态和个性的把握是一流的。而马拉美是诗人加思想家，马拉美倡导的象征主义影响了后来几代人，包括诗人瓦莱里，音乐家德彪西，写出《荒原》的艾略特。马拉美所谓“即刻的影响”和瞬间中的永恒意味，给了马奈一种新的探索激情和自觉。如果说荷兰的维米尔的画中有莎士比亚剧情，马奈后期的画中有微妙的戏剧，如《娜娜》，《吧台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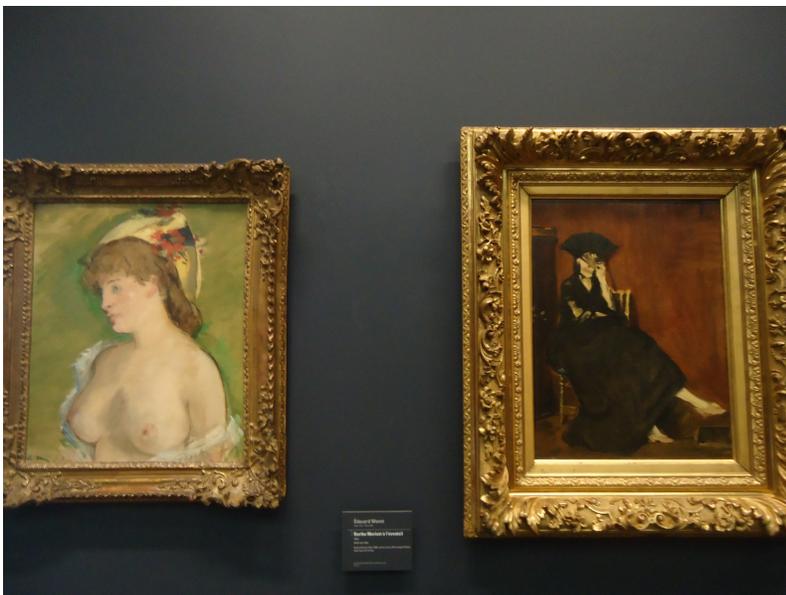
(五)

莫奈这头大象，认准了方向就不回头，步子很慢，但很坚实，很稳健。莫奈可以画几十幅的草垛，几十幅伦敦的泰晤士桥，在不同的日照条件下，在不同的角度，在雨中，在月光下，几十年如一日。他晚年在 Giverny 定居，有钱了，开始精心经营他的大花园，他的莲花池，经营他的莫奈王国，尤其是他的睡莲系列。



莫奈的“自然”实验之一《草垛》系列：光和色的变化中的世界。

马奈的意趣始于《吉他手》《罗拉》的西班牙传统，然后，从《吹笛少年》、《奥林匹亚》、《斗牛士之死》，到他的《赛马场》，都是对形式（色彩，线条，构图）的探索。他画户外光线 *plein air* 的作品，但他也是个画室内的印象派，如他的酒吧系列。《穿长袜的女人》可能是最接近德加的作品。《半裸金发女》（见下方）则有些雷诺阿的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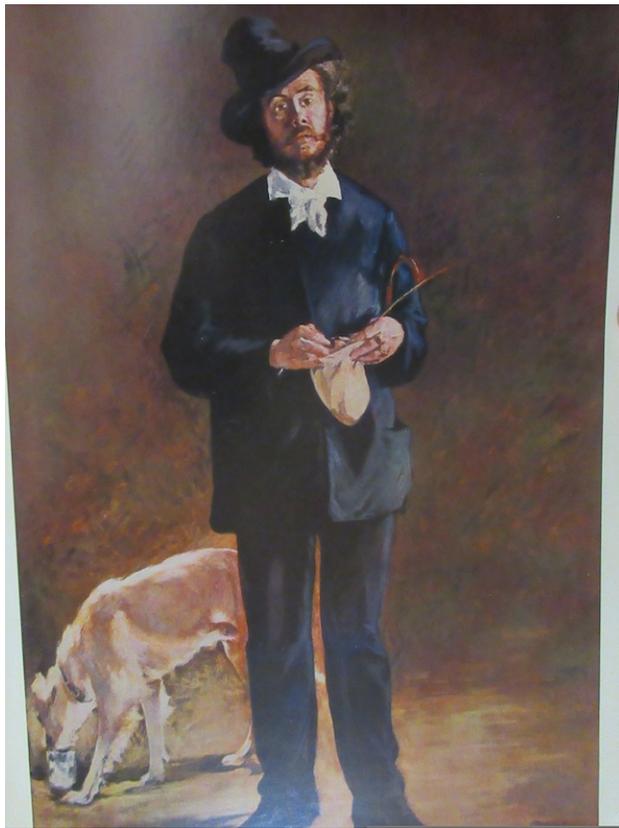


奥赛美术馆的两幅马奈作品：

《半裸金发女》，1878（左）

《持扇子女人》1872（右）
（模特儿为贝丝莫里索）

但没有后者的美化。从 1875 年的《饮者》（Bon Bock）、《艺术家》、《娜娜》、《马拉美》、《吧台女》，马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人物画传统。



马奈《艺术家》（1875）



马奈《娜娜》（1877）

《艺术家》这幅画的是当时同为画家的 Desboutin。1875 年，这幅画又遭沙龙评委拒绝。马奈再次参加“被拒作品”展，结果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费加罗报》报道，巴黎满城都在议论这幅画。他就这么看着你，一边从烟袋取出烟丝；带着一丝清高，但不失礼仪。一个我行我素的才子，一个不可救药的保皇派。“做对的事，让别人说去”，Desboutin 这句座右铭，马奈心领神会，Desboutin 的整个姿态似乎就是他三观的写照。

《娜娜》里的娜娜，亭亭玉立，秀色可餐。她的紧身衣裙（corset）凸显了她的细腰和翘臀，蓝色长袜、高跟鞋、正在涂脂抹粉的那只手翘着兰花指，以及她扭头看过来的挑逗意味，似乎在说“我漂亮吧”；娜娜显然很享受自己。边上，那位只露出一半的脸和身子的大叔，戴着绅士帽、拿着手杖，加上八字胡，透露了上流社会的身份。他并没在意娜娜，若无其事地看着一边，但分明是在等她。马奈在讲故事，一个 morally compromising story（维米尔也精于此道；关于这“娜娜”和左拉小说《娜娜》也有些关联，这里不表）。由于涉嫌诲淫诲盗、伤风败俗，《娜娜》1877 年又被沙龙评委拒绝。但此时的马奈已经不是 12 年前展览《奥林匹亚》的马奈，《娜娜》在私人画廊展出，再次引起轰动。

马奈六十年代去荷兰观摩，喜欢荷兰的人物肖像画，还专门挑了伦勃朗的画模仿，所以马奈后期有很多真人画。马奈的吊诡之处正在于：他超越了传统绘画技法，却又回归了荷兰、西班牙、乃至意大利的人文传统。对莫奈来说，马拉美的“即刻的影响”，是一日中一年中的光和色所带来的大千世界，无论是草垛，还是伦敦桥。而对马奈来说，那是人的一个个瞬间，无论是赛马场、音乐会，还是一些更加私密的瞬间，一些难忘的影像。马奈说，“我画我看到的”（Je fais se que vois）。马奈所纪录的巴黎生活和现实重要性，不下于大卫所描写的英雄主义（如《马拉之死》），或者安格尔画笔下的不朽的古典美（如《浴女》）。和雷诺阿的可爱女性比，马奈的画的女人更自然朴实。和德加画的“小人物”比，马奈的《吉他手》或“Bon Bock”充满尊严。马奈画人总能传神，是因为他作画时，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他成了被画的那个人。娜娜的轻佻虚荣里依然透露出一种可爱的率真。他画的贝丝，Desboutin，伊娃（他的学生），妮娜，还有杜莱，乔治穆尔，都是活龙活现。马奈是天生的平等者，他永远是平视地看人，画出他们的个性、灵魂，尊严，既不鄙视，也不美化。

（六）

马奈和莫奈都很叛逆。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命运决定性格？

马奈从小在做法官的严父管教之下，不到十八岁就跟比他大三岁的钢琴教师苏珊成了情人。苏珊是荷兰人，他父亲一手安排让她教自己儿子钢琴，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苏珊可能是老马奈的情人！马奈跟苏珊偷情既是少年怀春，也是对父亲的一种叛逆之举。马奈二十岁那年苏珊生的儿子里昂究竟是谁的儿子，如今都是迷。特立独行和自视甚高的马奈是否和卡夫卡一样，一生对他的父亲抱着某种怨恨？十多年后父亲去世，马奈 1863 年底迎娶了显然已和他渐行渐远的苏珊，难道是为了让老妈安心？马奈与贝斯莫里索究竟有怎样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贝丝是否是因为比他年轻的伊娃和马奈关系的暧昧而赌气嫁给马奈的弟弟尤金？里边的关系扑朔迷离、充满诡异。也许，在十九世纪中叶那个环境下，作为有地位的人家至少要保持身份的体面。马奈既有法国人的率性、好侃，也有法国人的矜持和隐忍，他身边那么多才女，马奈却没有传出绯闻。现在唯一清楚的是他的早逝（享年 51 岁）是年轻时的风流孽债（梅毒三期）所致。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奈骨子里争强好胜，不管生活如何蹉跎，艺术最终成为他成就自己的一种使命、一种慰藉。

1883 年马奈的葬礼上，抬灵柩的六人中有马奈的发小安东尼，有左拉，有杜莱，还有莫奈。马奈去世后，莫奈做了个决定，要把《奥林匹亚》从马奈的遗孀苏珊手里买下来作为马奈的遗赠捐给国家。莫奈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知名度，但依然没有那么大财力和号召力，当年也没有腰缠万贯的跨国企业赞助。莫奈只能非常辛苦地到处化缘，筹集到足够的钱（约两万法郎）做成了这事。莫奈的义举是对马奈的个人感恩，也有他作为画家的责任感。《奥林匹亚》最终悬挂在了卢浮宫里（后来移至奥塞）。

送走了马奈，莫奈依然像头大象（或者刺猬），继续画他的草垛、伦敦桥、睡莲，继续经营他的花园和莲花池，直到 1926 年去世（享年 86 岁）。莫奈的一生也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爱妻卡弥尔跟莫奈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肺结核去世（享年 32 岁）。他爱子 Jean 也不

幸早逝，莫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晚年的莫奈患了严重的白内障，但依然在画他的睡莲，一百幅，两百幅，三百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光、不同的色，莫奈营造了一个永远在流动不息又亘古不变的光和色的世界。1966年，莫奈的小儿子米歇尔把莫奈的故居、莫奈一手打造的花园和莲花池捐赠给了法国美术学院。



巴黎“橙园美术馆”莫奈长卷睡莲展厅（2015年摄）

2015年秋，我在德国访学半年，抽空去巴黎转转。这是我第二次到巴黎。卢浮宫出门，沿着塞纳河走，不远就是橙园（Orangerie）。我第一次造访橙园美术馆，一进馆门，就是莫奈360度全景式的长卷睡莲图。我不知道这是莫奈的手绘，还是美术馆的特别制作。不管怎样，莫奈受全世界人喜欢，是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知道马奈的人要少得多。这是两个改变了世界的人：一个开启了现代艺术的新纪元，另一个完成了从写实到印象的绘画艺术的过渡。他们的画都被世界顶级艺术博物馆收藏。当然，嘲笑马奈和印象派的那些批评家可能会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载入史册。

希望下一次去法国，能去看看莫奈花园和他的莲花池，走访一下马奈的巴黎故居。

戴耘于2020年9月20日（疫情还在继续，美国六百五十万人感染，近二十万人病亡。我所在的学校在校学生四十余人测试阳性，纽约州依然不可大意。好在总体趋势趋缓，疫苗是众望所归。又：在写这篇小文时，得知上海外滩一号正在举办《日出·印象》的莫奈画展，芝加哥美术馆也开始了莫奈绘画的“云展览”，是纪念莫奈诞辰八十周年？两个画展都要持续到明年一年。说不定，上海的画展我还能赶上）